



百年记忆

毛德富

——河南文史资料大系

主编 毛德富

文化卷·卷二

中州古籍出版社

百年记忆



——河南文史资料大系

主编 毛德富

文化卷·卷二

中州古籍出版社

《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编委会

顾 问：王全书 林英海 范钦臣 孔玉芳 王 平
赵正夫 武守全 胡悌云 刘玉洁 李润田
胡树俭 姚如学 张国荣 胡廷积 杨显明
杨光喜 冯宏顺 张洪华 郭国三 张 涛
张汉英 张广兴 张玉麟 陈义初 毛增华
曹策问 刘其文 王训智 袁祖亮

主 任：叶冬松

常务副主任：龚立群 钱国玉

副主任：靳绥东 邓永俭 李英杰 梁 静 张亚忠
高体健 靳克文 郭俊民

编 委：马葆青 李海潮 王克俊 毛德富 吴宝志
杨雪琴 丁心娥 王顺生 赵 洁 谢留峰
李建华 丁少青 郭旭东 武 锋 王合水
杜国庆 魏刘宝 周备锋 贾太杰 王香玲
张巍巍 田冠亭 张礼堂 宋 蕙 孟 玮
周冀荣 陈伟琳 杨 珺 程维明 谢凤鸣
段金沙

主 编：毛德富

副主编：吴宝志 杨雪琴 丁心娥 高 红 李凤林

编 撰：陈 琳 宋会乔 伍 伟

前

言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和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善于学习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并倡导的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思想和方法，也是我们继承优良传统、弘扬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而百折不挠奋斗精神的迫切需要。

1959年4月29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同志在为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举办敬老茶话会时提出：希望大家“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由此开创了具有鲜明统战性、民主性和亲历亲见亲闻特色的人民政协文史资料事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完善，文史资料工作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的一种履行职能的特殊形式，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已经成为人民政协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并日益发挥出“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独特作用。

河南省政协于1961年设立文史资料工作机构并开始征集文史资料。50多年来，共征集各类历史资料近3000万字，并借助《河南文史资料》这一平台刊发了2000万字左右。这些由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各方面人士从历史当事人、见证人和

知情人的角度对自戊戌变法以来100多年间河南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亲历亲见亲闻的记述，见证了我省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为之共同奋斗的真实历程，凝聚着他们对真理的追求和鲜活的人生体验，蕴含了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这些珍贵历史资料，不仅是研究中原地区近现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了解河南、认识河南、宣传河南的独特窗口，彰显中原精神、中原风采、中原品格的重要载体，更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生动教材。

今秋明春，恰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和政协河南省委员会成立60周年华诞。值此特殊的日子，我们按照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秉持实事求是、忠于史实、秉笔直书和允许多说并存原则的编纂方针，汇集50多年征集的文史资料之精华，编辑出版大型史料图书《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展示我省文史资料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回顾河南省政协走过的60年光辉历程，力图以史团结人、以史影响人、以史教育人，讲好河南故事、传播好河南声音，为建设富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南、美丽河南作出应有的贡献。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我们希望《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的出版，能够为

各级领导干部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和河南省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把握地方发展规律、提升地方治理能力中，汲取前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以史为鉴、务实发展，在持续实施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国家战略规划中，创造出经得起人民、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业绩。我们也希望该书的出版，能够鼓励广大政协委员和文史工作者为伟大时代立鉴、为中原崛起立史、为人民福祉立言，充分发挥文史资料“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的特殊功能，弘扬民族文化，传承中原精神，记录时代烙印，为让中原更出彩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能够帮助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更加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进程中，运用好文史资料发扬民主、增进团结、总结经验、鉴往知来这一独特履职形式，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育人，为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进程凝神聚心、献计出力。

由于本书收入的历史资料时间跨度较长，加之编纂时间仓促和编者水平所限，且有些作者提供史料时年事已高、记忆不甚准确，尽管我们已做了大量的核实工作，但舛误疏漏在所难免，因此敬请有关历史事件参与者、历史人物知情人和广大读者赐教。

毛德富

2014年7月30日

凡例

1.《河南文史资料》期刊正式编辑出版于1979年10月，至2014年6月底已连续出版至第130辑。本书收录文稿是在《河南文史资料》已刊发史料的基础上，剔出在省级层面史料价值较低或发生在河南省以外的人和事或不完全体现亲历亲见亲闻特色等的文稿后，重新进行精选编辑的。

2.本书所选的资料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涉及自戊戌变法以来河南省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献、档案的不足，可供各级决策者和历史研究工作者借鉴参考。

3.本书依照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教育、民族宗教、文化、社会生活和河南省政协等类别分卷出版。

4.本书文稿在按类别分卷前提下依事件发生时间前后为序排列，同时考虑到阅读和研究的方便，将同一历史事件或同一历史人物的史料相对集中编排，并尽可能配发有关历史图片。

5.本书《河南省政协卷》的部分内容是《河南文史资料》未曾刊发的。该卷的起止时间为1950年4月至2015年1月，内容包括河南省政协的组织机构沿革及有关名单、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大事记等几大板块。

6.本书所收录文稿的有关订正与补充均随其正文一并刊载，编辑时仅对明显的错别字以及个别失当的用语进行若干技术性处理。

7.所有文稿的注释除特别标明的外，均为编者注。

8.为保持历史文献的原貌，本书文中引用文献及个别文章全文的数字用法保持原文不变，除此之外，正文中的数字采用国家规定的出版物中数字用法进行记述。

9.全书包括前言、凡例、目录、正文和后记等内容。为方便读者检索，后附本书索引。

10.本书同时出版有相同内容的电子图书。

目



文化卷

卷二

回忆师父高元钧先生 / 杨明扬 口述 李清波 执笔	505
父亲程坦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 程沐雨	512
回忆先父曹东扶 / 曹桂芬 口述 张 贤 戴金桥 执笔	521
忆人民爱戴的音乐家王基笑 / 许 欣	533
记中州琴社及其他 / 杜棣生	544
董作宾行年纪略——就平庐影谱节录	546
哀新吾先生 / 刘海粟	556
靳志自传	560
九十余载沧桑丹青路 / 龚 柯 口述 赵富海 整理	565
记“牡丹王后”王绣 / 马月铃	571
马集文斋版印书籍及开封刻字业纪略 / 马志超 口述 王华农 整理	575
我在开封经营古旧书业的回顾 / 王继文	583
回忆胡石青先生 / 郭豫才	588
历史学家张宾生 / 聂常庆	591
记怪诗人徐玉诺 / 张默生	594
诗人于赓虞在讲台上 / 阎东超	601
我的父亲张长弓 / 张 弓	608
忆周恩来、邓颖超对我父亲曹清华的关怀 / 曹苏玲 口述 石 耘 整理	617
豫南籍著名作家叶楠访问记 / 黄振国	625
我的父亲苏金伞 / 苏 媛	635
李蕤的文学道路 / 吴永平 宋致新	671
我所了解的文学巨匠姚雪垠 / 蔡柏顺	695
“文心雕龙学”大家王更生其人其事 / 朱文民	712
从翻身农民成长起来的知名作家——回忆我的叔叔冯金堂 / 冯芳梅 口述 李 郁 执笔	720

回忆我与李準的交往 / 马青云	727
张了且自传	730
报刊收藏家冯翰飞 / 巩起恒	741
回忆《豫北日报》/ 郭海长	743
《豫南日报》始末 / 李觉非 王勉之	748
抗战时期的北战线《阵中日报》/ 陆印泉	752
我在《行都日报》/ 张黎至	757
叶县《华中日报》记事 / 王影湖	760
抗战胜利后的《洛阳日报》/ 刘梦成	764
开封《中国时报》始末 / 郭海长	769
关于开封《力行日报》/ 老 曼	780
我所经历的新闻检查 / 王华农	784
耄耋之年话平生 / 李静之	786
同孙良田艰难相伴的回忆 / 王 敏	813
大哥赵浩生的拳拳赤子心 / 赵福生	823
记我的父亲卫繁昌 / 卫 震	831
回忆新闻工作者刘国明 / 陈承铮	836
考古学家叶万松的古都之情 / 赵 丽 由 魁 瑜 珈	840
龙门石窟在解放前的盗凿破坏和解放后的修缮保护 / 龙门文物保管所	847
忆千唐志斋的始建——兼述张伯英与康有为、吴佩孚的一段交往 / 王契刚	851
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 曹静波	855
孙文青与南阳汉画像石 / 马俊乾	859
郑州商城遗址考古发掘亲历记 / 安金槐	862
洛阳夏商周三代都邑发掘记 / 赵芝荃	870
虢国墓地和虢国车马坑的保护与利用 / 许永生	875
殷墟遗址发掘概述 / 陈志达	884
巩县铁生沟 / 赵青云	889
我对隋唐洛阳含嘉仓发现的回忆 / 方孝廉	894
建国以来殷墟甲骨文的两次重大发现 / 刘一曼	897
裴李岗遗址发掘的回忆 / 郑乃武	904

应国墓地发现发掘亲历记 / 孙清远 耿殿元	909
贾湖文化与世界上最古老的骨笛 / 马树奇	913
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考古纪实 / 刘海旺	916
“许昌人”头骨化石出土的经过 / 李占扬	923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的先商文化墓地——鹤壁刘庄遗址发掘亲历记 / 赵新平	929
回忆陪同郭沫若视察河南文物工作 / 许顺湛	937
故宫大佛堂文物被调拨给白马寺的经过 / 黄明兰	945
内乡县衙的保护维修和开发利用 / 徐新华	948
回顾红旗渠游览区的创建 / 王宏民	952
“唐代文明——丝绸之路展”新加坡随展记 / 许永生	955
父亲王蓝田的泥咕咕艺术 / 王学锋 口述 朱中月 执笔	966
我所熟悉的“中华龙女”邵素云 / 姚景强	973
梅花拳与我的武术活动 / 郭 力	978
先父寇运兴武林轶事 / 寇耀先	987
打破一项航空模型世界纪录的奋斗历程 / 申西林	992
我的妹妹郑海霞 / 郑秀英 口述 李清波 执笔	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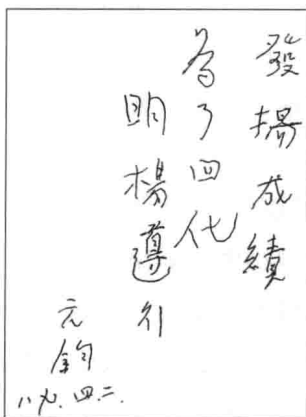
回忆师父高元钧先生

杨明扬 口述 李清波 执笔

我的师父是有“山东快书一代宗师”之称的曲艺大家高元钧先生。他原名高金山，1916年出生于河南省宁陵县张弓镇和庄村。师父自幼丧父，家境非常贫寒，一家九口人守着几亩盐碱薄地，饭锅里经常是清水煮野菜，偶尔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馍。兄妹七个的衣服，根本不分性别和年龄，就那么几件破衣烂衫轮换着穿。在窘迫无助的生活环境中，生性要强的寡母和年近多病的奶奶靠纺花织布，含辛茹苦地将他们兄妹七个养育成人。

穷人家的孩子不娇气。师父从小就长得虎头虎脑，身材要比同龄的孩子高出一头。当时的世道很不太平，常有土匪为非作歹，所以豫东农村中习武防身的风气颇为盛行。师父也跟着乡村拳师学会了几套拳路，身体锻炼得相当强壮。师父还有一种特长——极强的艺术模仿能力。乡戏民歌中的唱腔、曲调一入其耳，他就能模仿得惟妙惟肖，引得同龄的孩子们啧啧称奇。因此，孩子们都很乐意和他一起玩耍，逗他唱上几嗓子从中取乐。

和庄村邻近自古就以出产好酒而闻名的张弓镇。镇上有十几家生意非常红火的造酒作坊，到处酒旗招展，酒香弥漫。官吏商贾、乡绅富翁、绿林豪侠、文人雅士，各色人等汇集于此，流连于饭庄酒肆，划拳行令之声终日不绝，煞是红火热闹。与这种花天酒地的畸形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每当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时，肚子饿得咕咕



上左图：高元钧剧照
上右图：高元钧在表演
山东快书《武松打虎》
下图：高元钧给杨明扬的题词

叫的师父也常和穷孩子们一起结伴来到镇上，为的是到酒坊外捡拾些酒糟充饥。

然而，这酒糟也不是随便就能捡拾到的。利欲熏心的酒坊老板发现后，总要大呼小叫地将穷孩子们赶跑。穷孩子们只好和老板玩上一阵“捉迷藏”，才能有所收获。有一天，师父耐不住腹中饥饿，又到张弓镇上捡拾酒糟。看到有家酒坊外围着一群人，他就好奇地挤上前去看热闹。原来，是一个从外地来的讨饭小女孩正在卖唱，人长得挺机灵。于是，自幼就喜爱民间戏曲的师父

便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这个小女孩唱过几支小曲，围观的人一齐喝彩。一向怪吝的酒坊老板也一反常态，不仅给她端来些饭菜，还赏给了她几个零花钱。目睹此情此景，师父暗想，自己也会唱各种小曲，出门卖唱看来倒不失为一条活路。

回到家中，师父便和他那双目失明的四哥悄悄商定，瞒着家人出外卖唱。可是，爱子心切的母亲还是看出了蛛丝马迹。她怎么也舍不得两个苦孩子就这样外出逃荒，便流着眼泪一路小跑追到村外，逼着正埋头赶路的哥儿俩转回家。然而，师父自幼脾气倔犟，一旦拿定了主意便不肯轻易更改。在与母亲僵持不下之际，他忽然灵机一动，打起自制的竹板朗声唱道：“娘别愁，娘别叹，我扯四哥去要饭。要来米，要来面，再给您要点儿零花钱。吃一半，留一半，孝敬娘亲到百年……”他唱了一段又一段，终于劝得母亲破涕为笑。母亲千叮咛万嘱咐了一番，就放他们外出闯荡去了。

那时，师父凭着脑瓜聪明、反应敏捷，以竹板、瓦片、木棒伴奏，哼小曲，唱小调，时而是凤阳花鼓，时而是泗州柳琴，集坠子、梆子于一体，汇顺口溜、数来宝于一身，南腔北调，信口唱来。这些曲目有的是他从流浪艺人那儿学来的，更多的是他自编自演的。由于编得精彩，演得传神，居然经常赢得观众喝彩，换得个一天三顿肚儿圆。

在一个偶然的时机，师父的艺术才能得到了升华。他14岁时流落到徐州，于北洛子书场巧遇了颇有名气的民间艺人戚永立。戚是山东省临清县人，中等身材，其貌不扬，却生有一张巧嘴，擅唱表现梁山好汉武松形象的“武老二”系列曲目。他演唱的“武老二”在徐州大受欢迎，当地百姓争相听书。师父也被他的表演吸引住了，很

想拜他为师，但因拿不出拜师礼钱而未能如愿。于是，师父只得在戚卖唱时旁听，散场后还磨磨蹭蹭不忍离去。

时间一长，这个特殊的小观众终于引起了戚永立的注意。有一天散场后，戚看到我师父仍站在不远处怔怔地望着他，就招手将其叫到面前，态度和蔼地问：“小兄弟，你到底有啥难处？是回家缺少盘缠，还是想跟我学唱‘武老二’？快说出来，看我能不能帮你个小忙。”戚的话一出口，我师父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声泪俱下地倾吐了心头蓄积已久的话：

“师父，我喜欢听您唱的‘武老二’，想跟着您学。可我拿不出拜师礼，所以不敢向您开口。您老若能行行好，白收下我这个徒弟，等我学成本事挣了钱，到那时我一定好好报答您的大恩大德。”戚永立深受感动，叹息了一声说：“孩子，学艺吃苦不说，最要紧的还得是这块儿材料才行。这样吧，你试唱几句让我听听！”我师父闻言，立即站起身来，正正衣襟，不紧不慢地张口开唱，居然一字不漏地唱出了“武老二”中的两三个段子。

见到眼前这个憨厚朴实的孩子竟如此会“偷艺”，戚永立大为震惊，遂破例将他收在门下，先由其大弟子郭元顺代师传艺。从此，戚永立就成了我的师祖。不久，师祖看到这个从大街上捡来的徒弟长进很快，堪可造就，便张罗着在南京怡和堂正式举行了收徒仪式，亲自教唱。由于师祖的弟子们都是按“元”字辈排行，师祖便将我师父的名字改为高元钧。

“武老二”在当时虽然只是一门下里巴人的民间艺术，但要想学好亦非易事。首先要练好基本功。师祖对我师父光大“武老二”门楣寄予厚望，决意强化训练，让他练就一身过硬的“童

子功”。师父虽然聪明好学，但也和其他孩子一样自制力较差，有贪玩、嗜睡的毛病。师祖怕他睡懒觉耽误学艺，就不许他睡在床上，而让他钻麦秸窝，致使他浑身长满了虱子。尽管这样，一天到晚卖唱练功下来，师父已是疲惫不堪，虱子咬上几口还是不影响他倒头鼾睡。眼看这法子不管用，师祖便狠心命他滚谷草。结果，师父生了一身疥疮，天天半夜痒得睡不着。听到我师父诉苦，师祖反而满意地笑了，说：“只有这样才能使你心气灵，你可以用温习唱词的办法止痒嘛！”师父慢慢体会到了师祖的一番苦心。为了唱出名气，挣个衣食前程，他在夜不能寐时一边挠痒一边苦练基本功，硬是将师祖传授的每段唱词都能够倒背如流，每个动作都琢磨得烂熟于心。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师父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很快就得到了师祖的真传，并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学艺三年期满后，师父洒泪拜别师祖，辗转演唱于济宁、泰安、济南等地。师父17岁时已长得高大威猛，举手投足虎虎生威，伸拳踢腿像模像样，往台上一站酷似武松再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极为深刻。再加上他宽广浑厚、亮如洪钟的音色和匡扶正义、鞭挞邪恶的唱词，使人听后如饮甘泉雨露，非常提神过瘾。就这样，师父很快就唱红了齐鲁大地，将一个勇武刚烈、不畏强梁的武松形象送进了千万人心里，令观众人心大快、击掌叫绝。

最为难得的是，师父把艺德看得高于一切。那时，由于“武老二”属撂地说唱，不登大雅之堂，流浪艺人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迎合部分观众低级庸俗的口味，唱词里颇有一些不洁之语。随着年龄的增长，师父渐明礼义廉耻。每当看到有的姑娘、媳妇被阵阵喝彩声吸引过来观看



1988年6月24日，高元钧（前右）与山东快书名家杨立德（前左）亲切交谈。后左为杨明扬

时，他便会面红耳赤，向她们一拱手，用央求的口气催促道：“大姐大姐快走吧，俺这嘴里没好话。”对于这种状况，他相当苦恼，决心剔除台词中的糟粕，使之达到雅俗共赏、男女皆宜的境界。

1940年，24岁的师父只身来到青岛，在一帮山东朋友的热心帮助下，首次在该市青莲阁登台献艺。在这次演出中，师父把撂地说唱的“武老二”搬上了舞台，又大胆地把其中的“荤口”全部剔除，改为“净口”。作为补偿，他在表演中适当地增加了一些幽默的语言和夸张的动作，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所达到的艺术效果较之“荤口”更胜一筹。在山东快书的发展史上，这两项改革都称得上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师父善于向生活学习，丰富自己的表演内容和形式。他改编演唱的《武松打虎》《武松赶会》《鲁达除霸》等歌颂梁山英雄人物的著名段子里，都创造性地加进了不少饮酒和醉态的精彩表演，惟妙惟肖，极为生动。据师父说，这得益于他幼年时在张弓镇对形形色色的饮酒者酒后情态的观察。

虽然多年困顿江湖、走码头卖艺，但师父似乎天生有一种幽默感，这可以说是一种可贵的

人生品格和艺术资质。一次，他从外地抄小道回家，半路上忽然从茂密的高粱地里蹿出来几个操刀持枪的汉子，向他要买路钱。见惯江湖风浪的师父面无惧色，伸手从衣兜里掏出一副鸳鸯板。他敲响鸳鸯板，好似又置身于舞台之上，旁若无人地现编现唱：“你也穷，我也穷，穷爷儿们走的路不同。你们荒野称好汉，我走南闯北唱武松。常言说得好，不打不成交。走吧，前边就是张弓镇，咱到酒馆弄几盅……”几个劫路的听后大眼瞪小眼，哭笑不得，谁也不好再开口要钱，只得放他赶路去了。

长时间辗转于各地演出，使师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不仅在艺术上更加成熟，思想上也不断地追求进步。

1946年，已小有名气的师父应邀去南京献艺。这期间，他参加了江苏省文艺界进步人士组织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10周年演出大会。他登台献演的《鲁达除霸》《赵匡胤大闹马家店》等剧目深受欢迎，一时间轰动了整个石头城，成为市井百姓街谈巷议的一个重要话题。

1947年，师父又应邀赴上海演出，参加了左翼作家们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和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的示威演出活动。师父演唱的《武松赶会》《十字坡》等曲目，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特意来到现场观看演出的郭沫若、田汉、洪深等文坛名家，也对他赞不绝口。郭沫若当场称赞他是“民间艺人的一面旗帜”。

师父载誉离沪赴津演出期间，又拜当地相声名家常连安为师，执弟子礼甚恭。从此，高门与常门亲如一家。他很快学会了相声、双簧，并曾与侯宝林、刘宝瑞等相声大师同台演出，于潜移默化中吸收了相声艺术语言幽默风趣、擅长抖包袱的特点，进一步提高了山东快书的表现能力。

师父不仅向其他曲艺形式学习，还向在艺术上更加成熟的国粹京剧学习。他曾通过朋友介绍，向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学习过京剧白口的说表方法、做戏的动作和表情等。梅兰芳先生毫无保留地向他传授了他所想学的技艺，还热心地提醒他说：“咱们的风格，如果拿宋词打个比方，分属‘豪放派’和‘婉约派’，所以你从我这里学不到更多的东西。你若有对京剧进一步研究的兴趣，最好到上海找盖叫天求教。他号称‘活武松’，你们在风格上都有‘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的气势，如能共同切磋，必定大有所获。”

对于京剧名宿盖叫天，同是演武松出身的师父自然是心仪已久。此时，他被梅大师一番话鼓起勇气，就专程赴沪拜访求教。起初，盖叫天因对“武老二”之类的民间曲种不了解，就推说有事要办，只肯给我师父几分钟时间，打算听他唱个小段，再敷衍几句便了事。

谁知我师父一段声情并茂的《武松打虎》唱罢，这位“活武松”眼睛也亮了，让我师父再来两段。连听数段之后，盖叫天说：“好，有气势，有神韵！没想到‘武老二’能出你这么个人才，实在难得。我是武行，无以回敬，就请你看几个架势吧！”

此后，师父又几次赴沪求教于盖叫天，学习他扮演武松的绝活高招。后来，师父在《武松打虎》表演中经常采用的那个骑马蹲裆、左手擦虎、右拳高举的定势亮相，就是从盖叫天那儿学来的。

经过长期的探索，师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终于摸索出了一套以说唱为主、表情动作为辅、一人多角（运用声音、化装和表情、动作去模拟各种人物形象）、从生活实际出发、

讲究刻画人物性格、注意喜剧效果的表演方式。

1949年上海解放后，新成立的市文艺主管部门对“武老二”的发展非常重视，热情帮助我师父将“武老二”正式定名为山东快书。这一在建国前只属于撂地摊的民间说唱艺术，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曲种，师父为此作出了很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师父扬眉吐气，在艺术事业上更加勤奋地耕耘。在沪、津演出期间，他克服自己文化水平不高的困难，编演了《小二黑结婚》《刘巧儿团圆》《小大姐闹翻身》等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曲目，得到了沪、津文艺主管部门的首肯。同时，他被天津市评为1950年度劳动模范。

1951年，师父赴北京西单游艺社演出。这期间，他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在朝鲜前线，他演唱的歌颂武松形象的段子深受志愿军指战员的欢迎。

1952年1月，师父再次赴朝鲜战场进行慰问演出。这时，廖承志同志为组织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特意邀请一些外国著名科学家前往朝鲜，实地调查美军搞细菌战的罪行。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上，廖承志同志看到我师父的表演引来战士们的阵阵欢笑，深感山东快书是一种能激励战士们杀敌斗志的艺术形式，是豪迈激昂的军旅之声。回国后不久，廖承志同志就介绍我师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到总政文工团当曲艺演员（不久担任曲艺队队长）。这一年，师父已经36岁了，所以人们都叫他“老高”。由于他擅演武松段子，也有人把他称为曲艺界的“活武松”。

师父从不以艺术家自居，而是以普通一兵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完成任务回国后，有的前线部队首长反映，他们的战士没能看上高元钧表演的山东快书，非常遗憾。消



高元钧（中）辅导少年儿童学习山东快书

息传到师父耳朵里，他立即请求重返前线，以满足战士们的心愿。经上级批准，他马上返回朝鲜战场，继续为志愿军指战员演出，并结合战地见闻，编演了《一车高粱米》《三只鸡》《抓俘虏》《长空激战》等战斗题材的新曲目。

看到山东快书在部队大受欢迎，志愿军政工部门致电总政领导，希望总政文工团专门举办小型的山东快书学习班。师父诲人不倦，很快为部队培养出了第一批山东快书人才。其中，成就卓著的师兄刘洪滨、刘鹏等八人，被人们誉为山东快书界的“八大金刚”。学员们结业后分赴各部队，一时间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到处响起了鸳鸯板的清脆乐音，为紧张肃杀的战地生活增添了几分情趣。

从1952年到1958年，师父先后举办了多期山东快书培训班，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200多名有一定成就的山东快书演员和作家，从而把命名不久的山东快书迅速推向全国。我就是师父在1953年收入门下的弟子之一。后来，有人评价说，我师父开创的山东快书“流传极广，影响极大，门生极多，成就极高”。

1958年，师父参加了全国曲艺会演。他演唱的军旅题材的优秀曲目《侦察兵》，受到了周恩

来总理的热情鼓励。同年，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成立，师父当选为副主席。

“丹青难写是精神”。师父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对待表演，始终视观众如“上帝”。他常说：“没有观众，也就没有山东快书这门艺术，更没有我们曲艺演员，所以对待这个‘上帝’要百倍虔诚。”一次，他去北大荒慰问演出。途中，一名战士认出了他，半开玩笑地要他唱个段子。师父当即应允，为那名战士演了“专场”。

每到一地演出，师父总是惦记着那些未能看上节目的执勤人员和炊事员。他经常下伙房、进哨所、到车库，为少数同志演“小场”。虽然观众不多，但他始终认真做戏，一丝不苟。一次，他的一位徒弟演出时，看到观众中有人在做小动作，一时情绪低落，便剪头去尾，草草收场。这位徒弟一回到后台，师父就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后来，师父还把一副亲题“尊重观众”四个字的鸳鸯板送给了他。师父这种严谨做戏、有求必应、主动送戏上门的演出作风，后来成了部队文艺工作者尤其是高门弟子的光荣传统。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师父被诬蔑为惯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的“文艺黑帮分子”。在一次斗争会上，批斗他的人不择手段地逼他承认自己“反对毛主席”，但未能得逞。这时，他转身仰望着舞台上悬挂的毛主席像，声泪俱下：“毛主席呀毛主席，是您把我从苦海中救了出来，俺可不反对您老人家呀！他们硬逼着叫我反，我就是不反哪！”师父这番发自肺腑的哭诉，引起了与会者的哄堂大笑，斗争会一哄而散。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虽然费尽心机，但始终抓不住我师父的把柄，只得把他下放到河北省的一个园艺场看守苹果园。

一天，师父值夜班，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由于果园地势低，雨水越积越深，师父便把一个苹果篓倒扣在地上，自己站在篓子上。到了半夜，雨下得更大，水积得更深，他只得又加上一个篓子，扶着树，打把破伞，在雨中整整站了一夜也没挪地方。天亮以后，换班的人见到他还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便哭笑不得地说：“你这个‘好汉武二郎’啊，也太尽职尽责了吧，咋跟老天爷也较上了真儿！”

不久，“活武松”冒着夜雨看苹果的事，被人们作为趣事传开了。周围的群众听说后，纷纷跑来对我师父说：“老高，你看的苹果园俺大伙儿包了，保证不丢一个苹果。不过，你得答应俺们一个条件。”师父奇怪地问：“啥条件？”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没事儿就给俺们来段山东快书，叫俺们过过戏瘾。”师父听罢，连忙起身向大家抱拳行礼，爽快地说：“这还不容易，大家啥时想听都中。今天，既然老少爷儿们都赶来了，我这就给大家来上一段！”这件小事使师父得到了很大安慰，把挨斗、下放的苦恼抛到了脑后。

林彪反革命集团彻底垮台后，师父的冤案得到了平反。1973年，他恢复了工作，担任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艺术指导。由于当时的文艺园地一片荒芜，他基本上没有工作可做。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便利用这段时间开始对长篇山东快书《武松传》进行加工整理。写书对于他这个喝墨水不多的人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他知难而进，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为实现塑造完美武松形象的夙愿而忘我地投入了创作。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他住在用塑料薄膜搭建的防震棚里，仍笔耕不辍，手头唯有一杯白酒助其文思。经过几年的努力，师父三易其稿，终于写完了洋洋数十万言的《武松传》，使之成为新

时期文艺园地里率先绽放的一朵奇葩，为饥渴中的广大读者及时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

十年动乱结束后，年已花甲的师父重新焕发了艺术的青春。他四处奔波，深入基层连队演出。1979年，他超额完成了一年60多场基层演出的任务，荣立了三等功。

在人民军队服役的35年中，师父先后四次赴朝鲜战场，四次去福建前线，两次到抗洪抢险第一线，为指战员们演出。他的鸳鸯板响彻了军营内外，北大荒、海南岛、东海之滨、天山脚下，以及余震未消的废墟上、洪水泛滥的江河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无论走到哪里，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欢声笑语，更给人以信心和鼓舞。他于1985年当选为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后又担任文化部艺术委员会委员，还被中国艺术研究院聘任为特邀研究员。

师父晚年虽然退居京西八大处，但依然壮心不已。他就像一匹识途的老马，开始对山东快书的艺术规律进行系统的理论探索。经过多年的辛勤笔耕，师父先后出版了《山东快书的表演经验》《快书快板研究》《山东快书艺术浅论》等专著，填补了山东快书理论上的空白。

1993年3月3日，一生致力于山东快书艺术的师父因心力交瘁遽然逝世。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家文化部、中国曲协、北京军区都给予他高度的评价，新华社发表了题为《山东快书一代宗师高元钧逝世》的电讯。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室。



1958年，周恩来总理（左）与高元钧（右）亲切握手

为了将山东快书艺术进一步发扬光大，以告慰师父的在天之灵，我们这些亲传弟子和再传弟子，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离休后，我和挚爱山东快书艺术的儿子杨建国一起创办了杨氏父子山东快书义校，义务为新乡市不同年龄的曲艺爱好者授课传艺。十几年来，我们的艺校桃李芬芳，受到了各界的好评，远道而来的求学者络绎不绝。我相信，由师父高元钧先生一手开创的山东快书艺术将传之久远，他的身后将经久不息地回旋着鸳鸯板的动听节律。

2004年11月

（本文口述者杨明扬，山东省聊城市人，1931年生。1948年2月参加人民解放军。1950年2月转业，先后在平原省民政厅、河南省民政厅、河南省荣军休养院工作。1992年1月离休。曾住新乡市荣军休养院。执笔者李清波，河南省宁陵县人，曾为宁陵县农调队干部。）

父亲程坦^①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程沐雨



程坦像（20世纪50年代，北京）

父亲程坦的追悼会是1981年1月8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主持人是李先念，程子华致悼词。悼词中说：程坦“……在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工作期间，为了配合当时红军的政治纪律教育，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

内容，利用鄂豫皖地区一首民歌的旋律，改编成《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首先刊登在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的小报上，很快在红军干部战士中广泛流行开来。以后，经过不断修改，发展成现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有力武器……”这是第一次在公众集会场合提到程坦在编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中的历史作用。

不久，在《解放军歌曲》1981年第3期上，发表了该刊采写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产生》一文，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报道了这首歌的编作过程，第一次在媒体上明确该歌的歌词编写者是程坦。

父母生活在新四军、八路军和解放军的部队中，经常听到部队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建国后，在上小学时也学唱过这首歌，记得当时歌曲注明的词作者是毛泽东，曲作者是李劫夫。

上世纪50年代我上初中时，有一天晚上，父亲和母亲看完文艺演出刚回到家，父亲立即拿出久已不用的口琴，默不作声，独自在房间里长时间反复吹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曲子，显得有些激动。夜深了，可他还在不停地吹奏这首曲子，令人十分诧异。我询问般地看了母亲几眼，她对我说：“在今晚演出的节目中，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是最早的原词原曲，让他想起了红军时代。”母亲没有向我说明这首歌跟父亲有什么关系。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想不到这首歌会与父亲有什么渊源。

大概是1959年吧，我已上高中。一个星期天的中午，父亲在家请客吃饭，大多数客人是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和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的战友。饭饱酒足之后，这群老头子高兴了，以筷子敲打着盘碗，兴奋地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的是1935年末红十五军团时期的歌词。

但1957年时，这首歌的歌词已经定型，至今没有什么变化，内容如下：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幼年跟随